

白開水是白色的，白開水的白是乾淨的，健康的，也是純一的。

我看過兩本王璇的雜文集，都是這樣一種白水似的散文。據作者本人在序文中說，是「在上課、打工、趕論文之餘所寫的一些雜文和隨筆」。王璇是一名留日學生，拉拉雜雜的在日本寫成，拉拉雜雜的寄給臺灣時報，拉拉雜雜的在臺灣激起一些漣漪。這些，有的寫日本，有的寫臺灣，有的又寫日本又寫臺灣。這本二百六十四頁的「橘屋的書」是純東方的。

在東方，尤其在日本，從人們對「雲」的看法的不同，是可以測度它們的民族性或對生命的態度的。作者在他的書中，對此，有許多哲學性的警句，既散漫又連貫的出現在各篇中：

「雲飄在中國民族的心上，在兩千多年以前，中國就把雲和黃帝連在一起。左傳說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如果黃帝就是中國民族的始祖，那麼雲也該就是我們的民族故鄉了。」（頁廿四）

「西方人眼中的雲是濕潤的氣體遇冷而凝成的細水點，東方人的雲是變幻不定的自我。西方人所想像的是如何征服雲，如何利用雲；東方人想的是如何化雲與我為一體。西方人眼中的自然總是和人類成對立狀態，所以由自然而產生出來的思想是如何去破壞自然和征服自然；中國人雖然也有人定勝天的思想，但這個天可以說是命運，也可以說是自然，不過，東方人眼中的自然總是神秘而不可征服的，所以東方人所產生的想法是如何溶自我於自然之中，和如何從自然中發現自我。」（頁廿

白開水的味道

品王璇著「橘屋的書」

李旺臺

五)

「日本民族的心靈上似乎有一種深深的『無常』感覺，這種諸行無常如露如電的感覺，使得許多日本人『從凋落的櫻花，覺悟生命的消散』」。(頁九十九)

「死於理，其誰憐之」和「所謂博士」兩文，則充份表現出作者對世俗現象的不滿。在扮演叛徒的時候，王璇沒有激情，沒有銳氣，他只搬出許許多多的事例，一而再的去懷疑、去反證或去諷譏。作者今年已經卅五，表現在這些文字中的，他似乎已經不再「年輕」，却「哲學」得很。他很不贊同中國人的「愚孝思想」，在「死於理，其誰憐之」一文中，他很感慨的說：

「中國的傳統似乎永遠站在父親的一邊，而不站在兒子的一邊去想想。這大概是由於把父親和君主聯合起來做為權威象徵的階級觀念所產生的思想吧？由『君可以不君，臣不能不臣』的君臣階級，到『父可以不父，子不能不子』的父子思想……由這種邏輯發展，在中國古代的社會裏也就連帶着產生了『師可以不師，徒不能不徒』，『夫可以不夫，妻不能不妻』的想法。君臣、父子、夫婦、師徒，就像層層的鐵牆，緊緊地鎖住了做臣、子、妻、徒的靈魂，使古昔的人們不敢反抗，不敢叛逆。」(頁九十一)

小時候住在鄉間，鄰居喝醉酒的父親常莫名其妙地痛打他的兒子，一面打一面罵着說：「老子能生你，自然也能打死你」，好像兒子的生殺大權全由做父親的一手包攬了。當時也有看不過去的路人上前好言相勸的，但是打孩子的父親瞪着眼咆哮：「孩子是我的，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你管得着？……」。這個醉酒打孩子的父親和那句「孩子是我的」的話，直到現在仍然彷彿在眼前。多年後的今天，這種「孩子是我的，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的父親或許已經少了一些吧？

另有一連七篇對鈴木明的「誰也沒有寫過的臺灣」一書的評介文字。當然，這七篇的文字和寫法也都是「白開水式」的，但喝起來却像是壺底不潔的白開水，沙啞着喉頭，令人感覺不快。

鈴木明是一位日本作家，他在專程來臺觀察訪問之後，寫了那麼一本書給日本人看，却被在日本讀書的王

璇看到了。王璇在臺灣從小到大，看臺灣看了三十幾年，當他在日本看到那麼一本專門介紹臺灣的書後，是很切膚之感的，所以他以卅二頁的篇幅來評介此書，所挑出的問題包羅甚廣。

首先，他指出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所遺下的一個嚴重後果——日本曾經以武力在臺灣播種過「以日本為祖國」的國家意識。這個「日本祖國」的意識，直到我國中央政府遷臺十多年後才逐漸消除。臺灣是在被清朝經營了二百年之後才被日本統治的。當時的臺灣仍然停留在農村社會，近代國家民族自覺的思想尚未充分萌芽，但是日本則早在清末就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是日本，在臺灣強迫推行「國語家庭」和「改姓運動」；也是日本，首先在臺灣人民中播下了近代國家的意識。這些，都是為什麼「日本統治朝鮮較痛苦，統治臺灣較順利」的原因之一。

不可否認的，日本曾經在臺灣遺下一些影響，這些影響，直到臺灣光復廿八年後的今天，依然殘存。臺南是一個與日本京都都有點相像的古都，日本作家鈴木明曾經在此訪問過一位「臺籍日本兵」，寫了許多挖苦性的文字，王璇在他的評中說：「他們被強迫去志願從軍，去效忠一個不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家和天皇，這些善良的臺灣同胞是無知的，無知到戰死，躺在陌生的沙場上猶不知自己到底為什麼來打仗。在戰爭中，他們在日本指揮官的一聲令下橫屍沙場，而許多當年發號施令的日本指揮官今天却是經濟大國裏的大賈，午夜夢回，活着的將校們，不知道是否也會覺得愧對在自己指揮刀下犧牲的無數臺灣青年的生命！」

書中也談到所謂「男性天國」。日本之視臺灣酒女，唯色而已；臺灣酒女之視日本觀光客，唯錢而已。財與色之一搭一配，使得日本人對臺灣女人趨之若鶩，使得「男性天國」之名無遠弗屆，也使得許許多多稍具民族自尊心的國人痛心疾首。王璇對此，評介說：

「日本的經濟勢力侵入了整個世界，何以獨獨臺灣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男性天國』？如果說是因為地理上接近，韓國不是更近？

「如果說是因為便宜，泰國更便宜。但何以韓國泰國都不是男性天國？

「韓國人和日本人之間有一道民族仇恨的牆，日本人不喜歡韓國人，韓國人也不喜歡日本人，斷交以後有陣子韓國代替了臺灣成為日本人『伸伸翅膀』的觀光地，但是許多韓國女性拒絕日本人花錢去嫖，女子學生也紛紛向政府抗議，於是韓國沒有發展成『天國』。東南亞各地最近也燃起了抵抗日本的風潮，由田中的訪問已經可以證明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感情。」

「算來算去，能够同文同種的只有臺灣吧！一方面日本人去重溫昔日的殘夢，一方面是臺灣的某些女性對日本人特別溫柔多情，於是一個有錢的願打，一個崇日的女人願挨，『天國』也就如此建立起來了。」（頁八十五）

臺灣的山地同胞一向很少被人注意。在「橘屋的書」中，作者予高山同胞以較多的篇幅，是特色之一。

首先，作者以比較的手法，一連三篇，分別將鄭成功時代、清朝、和日據時代對待臺灣山胞的情況作了一番描述，可讀性極高。大致說來，在鄭成功時代，對山胞是友善的，大家共同合作開發臺灣，並供給接受漢文化的機會。可惜為時不久，鄭成功在臺歷三代而亡，滿清繼之，實行的是一種分化政策，以「生蕃」和「熟蕃」分而治之，臺灣山胞剛剛接觸到漢文化的皮毛，就被滿清政府拉回到狩獵的原始生活中去。

到了清末，日本鬼子來了，山胞們所遭遇到的更是殘酷的高壓政策。「日本皇軍」針對臺灣山胞，設了一個「理蕃課」，討伐於先，撫育於後，「經過了廿多年的日本統治者的壓榨和奴役，被日本軍人稱為『兇悍鬼』、『輕敏猿』的山地同胞，終於在一九三〇年的十月在霧社爆發了武裝的反抗」。

霧社事件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件，作者接着以廿一頁的篇幅去寫它。它是一個很完整的「革命」，在歷史的意義上，它有領袖崇拜，有種族仇恨，有思想衝突，有組織型態，有亂世佳人。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有很典型的政治戰和軍事戰，也有純粹屬於「革命」的悲歡離合的感人情緒。我認為作者既有那麼豐富的材料，却僅僅以夾敘夾議的隨筆形式去寫它，是很可惜的。這篇「霧社事件」大可嚴肅的去寫史，或者認真的去將它組織成小說，將可讓讀者獲得更大的滿足。

綜觀「橘屋的書」的目次，確實是很雜的。顯示出作者情懷善變的一面，以及思想的多樣性。但是它也有不變的地方，貫穿每一篇雜文的，是一種微微的戲謔和淡淡的同情，以及純一的東方色彩。在全書中，沒有轉變得很激烈的喜怒哀樂的情緒。它是一杯白開水。

全書中甚至也沒有嚴肅的修齊治平的大道理，也沒有一開口就提到國家前途、民族命運或人類福祉。它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民俗或傳說，但深濃的民族意識却自然地孕化而生。平常的時候，你可以讀它，它是那麼輕鬆，足以消遣怡性；一旦正經仔細的面對着「橘」書却可以發覺出一些經國濟世的道理來。它就是這樣的一杯白開水。其實，不只是白開水，它是一杯來自山泉之水，細細品味的話。甘醴甜醇，何止解渴而已？

烟 愁

琦 君 著

每冊40元
郵購九折

從六版的「烟愁」到新作「三更夢書當枕」作者一貫地以樸實平易近人之筆，寫她對親人、師友的懷念；童年、鄉土的眷戀，日常瑣事的感受，文字如風行水面，而自其功力，尤其透出東方人真摯、溫厚的情操。這也許是中、英、日「讀者文摘」一再選用琦君散文的原因，讀一篇定會接讀二篇三篇，細細的體味而至愛不釋手。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全省各大書店均售